

隆安四年陶渊明行迹考

李治中

(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河南周口 466001)

摘要:隆安四年是陶渊明辞去江州祭酒之后,重入官场得以确认的一年。这一年,他先后写作了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、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等诗歌,叙述自己的经历,反映出身处官场的复杂心态。隆安四年正值孙恩农民军攻势正炽,朝廷处于危难之际,陶渊明仕镇北将军刘牢之军幕,追随刘牢之浙东平乱直至海滨。隆安四年的陶渊明行迹,在其《饮酒》和《杂诗》的个别诗篇中也有表现。厘清隆安四年的陶渊明行迹,对其生平及作品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:陶渊明 镇军参军 孙恩 曲阿

中图分类号:I 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4580(2012)01-0012-(03)

隆安四年(400)的陶渊明,王质《栗里谱》记载“君年三十六。五月,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,当是参镇军,衔命自京都上江陵,故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后。”又“军僚差疆郡吏,故云‘时来苟冥会,宛讐憩通衢。投策命晨装,暂与园田疏。’”^[1]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、丁晏《晋陶靖节年谱》、陶澍《陶靖节年谱考异》等观点略同。是年,他们不仅提到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,还提到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,认为该诗也是隆安四年的作品。由于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没有具名创作时间,在陶渊明诗集诸版本的编次上,与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互为先后。区别于其他版本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的编次在前,曾集刻本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编次在后^[2]。

关于隆安四年庚子岁的陶渊明,史料过于粗疏甚至阙如,只能依据陶渊明诗歌,结合相关史实综合考察陶渊明行迹:

一、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二首

隆安四年的五月份,陶渊明从晋都建康返回浔阳,这首诗歌是诗人返家途中遇阻于规林的作品。诗歌有二首,第一首表达自己“行行循归路,计日望旧居”的急切返乡心理,和即将见到母亲及亲友的喜悦之情;第二首抒发自己身负官差的“行役”之苦,并有“久游”在外的时间感慨。这些充分说明诗人离开家乡,游宦在外颇有时日

了,并且品尝到仕途的艰辛。在诗人“静念园林好,人间良可辞”,充分肯定田园生活基础上,“当年讵有几,纵心复何疑”,表达了其决定辞去官差、归隐田园的真实想法。

就在陶渊明从建康返回浔阳,决心归隐的庚子岁五月份,孙恩之乱正炽,东晋朝廷忙于调遣将领平乱,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孙恩(?-402),五斗米道首领、农民军领袖。孙恩之乱开始于隆安三年十一月,据《晋书·安帝纪》记载:“十一月甲寅,妖贼孙恩陷会稽,内史王凝之死,吴国内史桓谦、临海太守新蔡王崇、义兴太守魏隐并委官而遁,吴兴太守谢邈、永嘉太守司马逸皆遇害。遣卫将军谢琰、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,走之。”隆安四年,“夏四月,地震。孙恩寇浹口。五月丙寅,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东亭侯王珣卒。己卯,会稽内史谢琰为孙恩所败,死之。恩转寇临海。六月庚辰朔,日有蚀之。旱。辅国司马刘裕破恩于南山。恩将卢循陷广陵,死者三千余人。”五月份前后,孙恩率农民军分别侵犯浹口、临海、京口南山、广陵,即今天浙江的宁波和临海以及长江沿岸的镇江和扬州。事实上,孙恩这种胜即掳掠、败即入海逃遁的点球攻击方案,给沿江、沿海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恐慌,甚至对都城建康带来威胁,但由于尚未侵入腹地,及时巩固战果,对东晋朝廷而言还不是致命的。五月份,孙恩农民军正在进攻临海,此时的建康虽因临海

收稿日期:2011-11-04

作者简介:李治中,男,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。

战事恐慌，但距离临海较远，总体上还应是从容应对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陶渊明离开建康返回浔阳。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有“自古叹行役，我今始知之”，龚斌《陶渊明集校笺》注：“行役”，谓因公务在外跋涉。《诗·魏风·陟》：“嗟，予子行役，夙夜无已。”袁行霈《陶渊明集笺注》注“行役”，指因公出行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大夫七十而致事，若不得谢，则必赐之几杖，行役以妇人。”疏“行役，谓本国巡行役事。妇人能养人，故许自随也。”^[3]可以看出，陶渊明此时已经做官，且尚有公务在身，这年五月，是陶渊明继辞去江州祭酒之后，重入仕途能确定的最早时间。其实，陶渊明重入仕途的时间应该更早，梁启超《陶渊明年谱》认为，“诗中言‘一欣待温颜，再喜见友于’，言‘归子念前途’，言‘久游恋所生’，皆游子久客思亲之作。”言外之意，到庚子岁五月中，陶渊明步入仕途已经很久了，他耽于官场事务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。至于有多长时间？出于常理，至少也有一年半载的吧！

二、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

陶渊明是否曾出仕镇军参军，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最有说服力，它表明了诗人确曾出任该职。梳理相关史料，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最早记载“躬耕自资，遂抱羸疾。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。”后来萧统《陶渊明传》、房玄龄《晋书·隐逸传》对其出仕镇军参军一事作了相同的表述。诗人所参镇军将军究竟是谁？该诗却没有提及，学界有较大争议，人选集中在桓玄、刘牢之、刘裕三人身上。但是，在隆安四年陶渊明出仕镇军参军，镇军将军只能是刘牢之。陶澍《陶靖节年谱考异》坦称，“今为反复推寻，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，镇军实为（刘）牢之”，古直《陶靖节年谱》称陶澍“反复寻究，断为参刘牢之军，说最精凿”。二人发覆甚详，此不赘言。

据《晋书·刘牢之传》记载，隆安四年庚子岁十一月，“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”，“牢之进号镇北将军、都督会稽五郡，率众东征，屯上虞，分军戍诸县”。刘牢之该年十一月份才有“镇军”称号，陶渊明的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应为同时的作品。这首诗先写作者“弱龄”时“被褐欣自得，屡空常晏如”，具有安贫乐道的素志；接着写做官的机遇不求自至，即“时来苟冥会，宛讐憩通衢”。即便如此，作者还是深感官场束缚，“望云惭高鸟，临水愧游鱼”，表明自己最终还是要归隐田园的。

隆安四年的十一月份，据《晋书·安帝纪》记载“冬十一月，宁朔将军高雅之及孙恩战于余

姚，王师败绩。以扬州刺史元显为后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，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，封元显子彦璋为东海王。”这样看来，自五、六月份孙恩农民军分别从临海、京口南山、广陵撤走，由长江逃遁入海之后，至是年十一月份的这段时间，孙恩农民军稍事休整，又将进攻重点放在浙东地区。他们由海上侵犯余姚，击败了宁朔将军高雅之，东晋朝廷迁刘牢之为镇北将军，先后屯驻会稽、上虞，伺机对孙恩进行围剿。

事实上，正是孙恩这次卷土重来，带给陶渊明升迁镇军参军的机会。从陶渊明出仕江州祭酒，“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”之后，他“被褐欣自得，屡空常晏如”（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），过着“幼稚盈室，瓶无储粟，生生所资，未见其术”（《归去来兮辞》序）的贫困生活。尽管他曾表示“代耕非本望，所业在田桑”（《杂诗》第八首）的朴素想法，但他还是想通过做官养活家庭。隆安年间的孙恩作乱，实际上为陶渊明提供了做官的机遇，其在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写道“会有四方之事，诸侯以惠爱为德。”所谓“四方之事”，袁行霈案“四方”者，诸侯。《周礼·夏官·训方氏》：“掌道四方之政事。”结合东晋时局，“四方之事”指称孙恩农民军作乱于会稽，刘牢之作为北府兵首要将领奉旨东讨这件事。刘牢之浙东平乱，值此用人之际，势必充实帐下人才。陶渊明虽然家贫，但继其曾祖陶侃之后，陶氏已经列为士族，再有其从父太常陶夔等人引荐，为陶渊明顺利进入刘牢之军幕提供了条件。这件事情对于陶渊明来讲，好像是出乎意料的，因此有诗“时来苟冥会，宛讐憩通衢”（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）。所谓“时来”，龚斌引李善注“言富贵荣宠时之暂来也。”“冥会”指自然而然，不求自至。《陶渊明集校笺》陶渊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由该诗内容来看，诗人赴任是乘舟而行，且所去地方远在千里之外，如诗所云“我行岂不遥，登降千里余。”从诗人祖居的浔阳出发至刘牢之屯驻的京口，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交通均有五百多公里，是符合诗歌描述实情的。

陶渊明途径作为地名的“曲阿”，在东晋初年，已是建康与京口之间的军事重镇。比如东晋初年苏峻叛乱，攻占都城建康，“（陶侃）始令郗鉴还据京口，立大业、曲阿、虔亭三垒以拒贼（曲阿，秦县，今江苏丹阳县。大业，里名，在曲阿北。虔亭在吴兴。）”^[4]。虔亭作为故地名，在今江苏丹阳市东、武江市西。由于长江风高浪急，经常发生翻船事故，不利于漕运。孙权迁都建康之后，于赤乌年间，“使校尉陈勋作屯田，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，至云阳西城，以通吴、会（初

指吴与会稽，后泛称) 船舰，号破冈渚，上下一十四埭，通会市，作邸阁。”破冈渚是孙权开凿的人工运河，从句容小其(句容市区东南约17里)向东经过高岗地段，到云阳西城(原属丹阳延陵镇西，现属句容南塘庄)，全长30多里，西与建业的秦淮河水相接，东经云阳东城，经过今丹阳市的香草河，与江南运河贯通六朝时，船从建康顺秦淮河经破冈渚到曲阿，既通京口，又与江南运河贯通。诗人于隆安四年十一月份之后的途径曲阿，想必是从建康或京口出发，经江南运河赶赴浙东刘牢之驻地，或者由浙东返回经曲阿写下的这首诗，表达其身在职场且为之所制的复杂情绪。

三、其他与隆安四年相关的诗歌

陶渊明奔波于刘牢之屯驻的浙东这件事，也见于他的其他诗歌，比如《杂诗》第十首“闲居执荡志”和《饮酒》第十一首“在昔曾远游”。这两首诗歌虽然创作时间与背景不同，但均透露出陶渊明参刘牢之军幕，追随其浙东平乱的信息。

《杂诗》这一组诗共十二首，前八首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，后四首咏叹行役之苦，根据内容推测，应是其任职参军时的作品。第十首“闲居执荡志”这首诗，先抒发诗人“时驶不可稽”的时光易逝之感，接着写到了当时身负官差的情形，“驱役无停息，轩裳逝东崖。泛舟拟董司，寒气激我怀”。董司，即是董督，指都督军事的长官。诗歌表明，作者一度极为繁忙，曾赶到到东海边，冒着严寒的天气，乘船去拜谒都督军事的长官。隆安四年的十一月份，刘牢之迁镇北将军、都督会稽五郡，屯驻浙东上虞，防卫孙恩农民军的侵犯，诗人此时拜谒的应该就是刘牢之。诗人接着写道“岁月有常御，我来淹已弥。”诗人在刘牢之军幕应该许久了，他感怀四季有规律的变化，认为自己“荏苒经十载，暂为人所羁”，流露出受制于官场的沮丧情绪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陶渊明尚在任上，这首写自冬季的诗，应该是与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同时期的作品。

《饮酒》这一组诗共二十首，诗序中有“兼比夜已长”，被认为创作于秋冬之际。根据陶澍《陶靖节年谱考异》和逯钦立系年，写作于元兴二年癸卯(403)年。这年的秋冬之际，陶渊明尚在家为其母亲服丧。因为他母亲孟氏隆安五年(401)冬天去世，依据当时丧葬制度，他离职回家服三年之丧。还有，元兴元年(402)，刘牢之叛司马元显，降桓玄，桓玄率兵入建康。次年的刘牢之已经自缢身亡，桓玄操纵者朝廷，觊觎王位。此时闲赋在家的陶渊明，于国于家，内心都是极为苦闷的，因此诗序中有“闲居寡欢”。第十首“在昔曾远游”是诗人闲赋在家追忆过去的

作品，曾经远游至东海边。古直《陶靖节年谱》称“正追赋参牢之军时，从讨孙恩事也”，陶澍《陶靖节年谱考异》称“先生《饮酒》诗曰‘在昔曾远游，直至东海隅。此行谁使然？似为饥所驱。’正追赋其尝从军讨恩，驰驱海隅事也”。依据这两种说法，“在昔曾远游”应是作者追溯当年追随刘牢之浙东平乱的作品。诗人继续写道“此行谁使然？似为饥所驱。”表达诗人出于家庭困顿的原因去做官的初衷，出于诸多因素，他还认为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，因此诗有“恐此非名计，息驾归闲居”。诗人宁可归隐田园，也不愿意再做官了。

陶渊明镇军参军一职所仕何人，由于史料缺乏，成为陶学争议颇多的学术公案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关系陶渊明生平，甚至也关系陶渊明人格品评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陶渊明在隆安四年及以后创作的相关诗歌是绕不过去的。结合前文所述，笔者认为，至少在隆安四年年初，陶渊明就已经在刘牢之军幕任职。五月份有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二首，表达其厌倦官场、向往田园生活的归于之情，并具有终隐不仕的愿望与决心。至是年十一月，迫于孙恩农民军，朝廷迁刘牢之为北镇军将军，陶渊明也随之迁参军一职赴任。此时的他颇有感激之情，认为“会有四方之事，诸侯以惠爱为德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序)，得意之情也溢于言表，“时来苟冥会，宛讪憩通衢”(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》)。但是，由于刘牢之浙东平乱，战事频繁而艰难，陶渊明也饱尝到漂泊之苦，所以厌弃官场、归隐田园的思想时而抬头。这个期间，他还创作了《杂诗》“闲居执荡志”，表达自己长时期游宦在外，受制于官场的沮丧之情。陶渊明在隆安四年前后仕刘牢之军幕的事，在其《饮酒》“在昔曾远游”中仍有追忆，时过境迁之后，作者返身自问，肯定了自己因故去职，归隐田园的现实抉择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(宋)王质等. 陶渊明年谱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 2.
- [2] 龚斌. 陶渊明集校笺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 166.
- [3] 袁行霈. 陶渊明集笺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3. 192.
- [4] 吕思勉. 两晋南北朝史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 139.

(责任编辑 吴国富)